

十六国春秋

一  
函  
十二册  
函

後秦錄五

春秋卷第五十七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姚興中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爲上庸公  
弼爲廣平公洸爲陳留公宣爲長樂公湛爲博陵公愔爲南  
陽公璞爲平原公質爲范陽公逵爲清河公裕爲隴西公國  
兒爲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  
禿髮儁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  
刺史西海侯李暘爲安西將軍高昌侯遣鎮遠將軍荊州刺  
史趙曜率眾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率騎助呂隆  
守姑臧松忽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所圍眾潰執松忽送于

僇檀僇檀大怒送松忽還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  
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  
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尙清素然雅好遊畋頗損農  
要京兆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箴之馮翊  
相雲作德獵賦以諷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終弗能改晉  
順陽太守彭泉以郡來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鎮遠將  
軍趙曜迎之遂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梁園而還  
秋七月禿髮僇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  
謀臣言于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一方今雖饑窘尙能自  
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世難先違道  
隆一作清後服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遂遣兼散騎常侍席

確詣涼州徵隆弟超入侍隆遣之乃因超表請內徙興遣尙

書左僕射齊難及鎮西將軍姚誥鎮遠將軍

一作左賢王

乞伏乾

歸鎮遠將軍趙曜等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八月難等至

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因勸難攻沮渠蒙遜蒙遜使

臧莫孩拒之前軍敗績難乃與蒙遜結盟而還以司馬王尙

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尙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

懷其惠化翕然歸之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

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室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以隆爲散

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沮渠蒙遜遣弟

拏貢其方物

弘始六年春二月南涼禿髮傉檀畏秦之強乃去年號罷尙

書丞郎官遣參軍閔尙

一作關尙

入貢興許之求領涼州興不許

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欸桓元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元不推計厯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旨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恭靖誑守者踰牆而逃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拜諮議參軍尋而病卒三月丙寅魏擒興寘北將軍太平太守衡譚掠三千餘眾而去興遣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及別將姚斂成姚壽都等率眾三萬伐仇池公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拒斂成從子斌拒壽都壽都逆擊擒斌盡俘其眾楊壽等懼帥眾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來奔冬十一月鳩摩羅什

至長安

弘始七年春正月興居羅什于逍遙園以國師禮待之奉之如神甚見優寵親帥羣臣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立堂聽什演說佛經遂大營塔寺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經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上行以爲佛神相遇什七歲出家日誦千言率多諳解無不究通兼辨夏言旣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磬僧遷法斂道流道標道恒僧獻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什所譯興旣託意于佛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

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屠于永  
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  
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仙人佛象人所未識見者皆以爲奇  
時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夏五  
月隴西公碩德及冠軍將軍徐洛生等帥眾伐仇池公楊盛  
頻敗盛兵遣建武將軍趙琨自宕昌而進又遣其將軍斂俱  
寇漢中拔固城徙流民郭陶等三千餘家于關中秋七月楊  
盛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引還署盛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  
府益州牧武都侯時劉裕誅桓元迎復安帝元衛將軍新安  
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

桓胤將軍何澹之等來奔裕遣參軍衡凱之詣常山公顯請  
通和好顯遣其司馬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等  
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  
拔起細微能討誅桓元匡輔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  
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  
歸晉

弘始八年夏六月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興爲之大赦及  
歸送之至雍乃還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同叔父  
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太史令郭磨言于興曰戊亥之歲當  
有妖寇起于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  
悠悠會隴頭鮮卑烏桓居不安國朝夕疲于奔命時所在有



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乃命戮之有雀數萬頭鬪于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後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禿髮儻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乃署儻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尙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于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靈威俯仗夏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戎狄若儻才望應代臣

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賤人貴畜無乃不可乎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尙書一符臣州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絕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爲聖朝肝食之憂興悔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尙復遣使諭僇檀會僇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僇檀遽逼遣王尙遂入姑臧尙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檀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尙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秦無垂拱之安

運否罹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  
鶚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

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尙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

一作際

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  
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  
俟朱陽之耀若秋風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  
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于必成  
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旣遠  
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  
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  
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慙免囹圄譏繩之文

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眾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于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灑淚且尙之奉國厯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于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德一作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益久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欸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倣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也興曰有表理王尙文義

甚佳當王尙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  
做寓于楊桓非尙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  
評做甚重優于楊桓做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興因  
召超謂曰宗做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做在西方時論甚  
美方做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宜  
有此才乎超曰臣以做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  
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  
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以區宇格物興大悅乃赦  
尙之罪以爲尙書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來朝

弘始九年春正月興朝羣臣于正德殿以乞伏乾歸寢強難  
制留爲主客尙書署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夏

四月晉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梁州別駕呂瑩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宣求援于仇池公楊盛盛遣軍臨澧口南敏退屯武興盛復通于晉夏六月興以太子泓錄尙書事秋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來聘請母及妻復遣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八月興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報聘于超冬十月興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于秃髮傉檀興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慕容超復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于秦興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燕司徒北地王慕容鍾右僕射濟陽王慕容嶷高都公慕容始皆來奔華山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厯五月乃止蠕蠕社崙與興和親送

馬八千匹始濟河興安北將軍劉勃勃忿興與魏交好乃殺高平公沒奕干以叛收其眾數萬邀留社崙馬侵掠嶺北諸鎮改姓赫連氏僭稱大夏天王先是魏太祖遣賀狄干送馬千匹求婚于秦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止狄干而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興復與魏通和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狄伯支等而遣賀狄干還魏魏許之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梁國康官等還長安興皆復其爵位故勃勃因之而叛九月蜀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晉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之縱遣使詣秦稱藩

弘始十年春三月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兵以叛夏五月蜀譙縱又

與盧循潛通上表請桓謙爲助欲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  
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民必  
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者亦不  
假君以爲羽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下士縱  
疑之置于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興  
以僂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尙書郎韋宗往覘時勢復  
使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  
等率步騎三萬伐僂檀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二萬討赫連  
勃勃吏部尙書尹昭諫曰僂檀恃其嶮遠輕敢違逆不若詔  
沮渠蒙遜及李暠使相攻擊待其困斃然後取之不必煩中  
國之兵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弼等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言



于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僭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襲掩其壘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獨守可坐而克也弼不聽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僭檀嬰城自固出奇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僭檀遣鎮北俱延鎮遠敬歸等來追弼復大敗失甲士七千餘弼固壘不出僭檀攻之不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僭檀材官將軍宋益等率眾迎擊斬欽于陣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僭檀撫慰河外引師而還僭檀遣徐宿詣興謝罪赫連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左僕射齊難以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擊斬首七千餘人難引而還追至